

白玉雕龙

罗立群

自从《古龙作品集》问世以来，我们编辑部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有的读者在信中询问《古龙作品集》的编辑、整理情况，有的读者打听整套书的价格，希望能邮购图书，也有的读者来信探讨古龙作品的深刻内涵和艺术特征，更有读者在信中畅谈自己的创作计划，推荐自己创作的武侠小说。这表明，在广大的读者群中，有相当一批“古龙迷”，他们热爱古龙作品，关心古龙作品的编辑出版情况。对此，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读者来信问及《古龙作品集》书后附录的“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中的《剑毒梅香》、《边城刀声》、《怒剑狂花》、《那一剑的风情》等书的情况，并希望能继续出版这些作品。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续补古龙作品集》。

这套《续补古龙作品集》共8种，分19册，书名如下：《剑毒梅香》、《边城刀声》、《白玉雕龙》、《怒剑狂花》、《那一剑的风情》、《剑气严霜》、《菊花的刺》、《铁剑红颜》。

这8种作品为什么不直接编入《古龙作品集》，而要加上“续补”二字呢？因为这8种书都不是古龙独立完成的。古龙成名以后，冒其名而问世的武侠作品极多，这些伪作有的经过古龙本人同意用其笔名，有的古龙根本就不知道，完全与古龙毫无关系。大量的伪作充斥市场，严重地损害了古龙的声誉和读者的利益。但这次编辑出版的《续补古龙作品集》，绝不是上面所说的伪作，它们与古龙本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中有的作品是古龙创作了绝大部分，而由别人完成一小部分的；有的作品是古龙完成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是别人代写的；也有的作品是古龙只写了其中一小部分，而大部分是别人创作的；还有的作品是古龙拟好了故事梗概和书名，或只写了一个开头章节，后面的内容全由别人代笔完成的。总之，续补作品既与古龙有密切关系，又不是古龙独立完成之作，而是由别人代笔续补的作品。其实，在已出版的《古龙作品集》中，《名剑风流》、《风铃中的刀声》和《圆月弯刀》也属于这种情况。这一点，我在“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的注释中及“编后记”中已经提到。

《续补古龙作品集》虽由别人捉刀代笔，续补完成，但仍表现出一定的创作水准。因为续补的作者均为有一定文字功底和一定的创作实践的武侠小说名家。现在简略介绍如下：

上官鼎，系刘兆玄、刘兆黎、刘兆凯三兄弟合用的笔名，取“三足鼎立”之意。刘氏三兄弟是《剑毒梅香》的续补者。刘氏兄弟祖籍湖南衡阳，均受过高等教育，有的在国外留学，获博士学位，有的步入政界，官至台湾政府部长。上官鼎在台湾武侠文学界十分有名，其主要作品有《沉沙谷》、《铁骑令》、《七步干戈》、《侠骨关》、《金刀亭》等。上官鼎续写的《剑毒梅香》结构严谨，情节曲折，人物极具个性色彩，文笔亦相当流畅生动，很值得一读。

于东楼，原名于志宏，天津人，台湾作家和出版家。于东楼早年留学日本，喜爱文学，创作了不少现代枪战小说。七十年代中期在台北创办汉麟出版社，成为众多武侠小说家的密友，经常为朋友代笔续写武侠小说，古龙作

品《风铃中的刀声》《铁剑红颜》等由他续补完成。八十年代后期，于东楼离开出版界，开始独立创作武侠小说，其主要作品有《烟雨千重剑》、《铁剑流星》、《魔手飞环》、《短刀行》、《侠者》等。于东楼的武侠小说结构严密，情节奇诡，节奏明快，语言幽默风趣，人物性格鲜明，深受学者和专家的好评。

墨余生，本名吴钟绮，海南人，生于1921年，卒于1985年，台湾武侠小说家。他创作了几十部武侠小说，其中《琼海腾蛟》、《海天情侣》、《明驼千里》三部曲最为有名，在大陆也曾一版再版。墨余生的作品蕴藉深沉，情节奇幻，场面极有气势，而文笔又颇有古风，人物刻画也有一定功力。古龙作品《剑气书香》、《剑气严霜》由他续写完成。

丁情，本名蒋庆隆，曾在台湾电影界工作，后投入武侠小说创作，被视为古龙最得意的弟子，《那一剑的风情》、《怒剑狂花》、《边城刀声》等作品均由他创作完成的。从现有资料来看，丁情身世孤苦飘零，性格孤独复杂，又爱惹事生非，人生之途坎坷。古龙却十分喜欢他，并以自己的智慧和天才去影响他，鼓励他放手创作。丁情没有辜负古龙的厚望，于是武侠小说家的行列中，又多了一位新秀。丁情的创作深得古龙的精髓，从语言到情节到人物，几乎是原汁原味，令读者真假难辨。但这种刻意模仿却不符合文学创作的真谛，写出的作品虽然很有古龙小说的神韵，却失去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此外，司马紫烟、乔奇、申碎梅等武侠小说作家也曾续补过古龙小说《圆月弯刀》、《名剑风流》、《白玉雕龙》、《菊花的刺》等，文笔均不乏可观之处，不失为精品。

在今天，古龙是拥有读者数量最多的小说家之一，然而，古龙也是极有争议的小说家。

古龙创作小说的原则是：求新求变，打破常规。对武侠小说的文体、情节、语言甚至意境，古龙都作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力图突破已有的小说格局，创造出新的天地。

古龙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武侠小说，形成了“古大侠”特有的风格，为武侠小说的创作开辟了崭新的空间。

对古龙的创作实践，人们的评价有褒有贬。褒之者认为，古龙小说创造了一个文化奇迹，古龙在武侠文化史上是一个开创时代的作家。贬之者则认为，古龙小说行文随意，文风轻佻，缺少文化，破坏了汉语言规则，是一种创作上的“走火入魔”。不管是褒还是贬，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古龙创作的武侠小说不同于前人之作，为后人提供了新的东西。能为一种历史悠久、大众化、通俗化的文体提供新的范本，注入新的活力，而且赢得众多读者的喜爱，这无异于创造了一个神话！

台湾著名评论家胡正群先生这样评价古龙武侠小说创作的业绩：“古龙之前无新派。”关于武侠小说的新、旧之分以及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发展、分期等问题，本人在专著《中国武侠小说史》《中国侠文化》以及其他文章中均有论述。笔者认为，金庸、梁羽生创作的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不可同日而语，应为地道的新派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小说的博大精深，西学中用，已创立一种新派武侠小说的模式，形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的高峰。但是，古龙之“新”毕竟不同于金、梁之“新”，他另辟蹊径，自出机杼，创造了

另一种新派武侠小说的模式，树立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另一座高峰。可以说，金、梁的“新”是对旧派武侠小说的巨大改良，是在继承中力求创新，有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之妙；而古龙之“新”则是对旧派武侠小说的彻底变革，是另起炉灶，重造“江湖”，具有脱胎换骨之功。

内容简介

赵简与上官刃，情同手足，艺冠群雄。

二人形影不离，天长日久，相貌举止，唯妙唯肖，江湖神医李天回看到二人后，突发奇想，建议二人相互易容。二人接受手术后杀死李天回，自此之后，在世人眼里，赵简就是上官刃，上官刃就是赵简，连他们自己的妻儿也不知道他们改换了角色。二人武功相当，但赵简更老谋深算。为了独霸他们共创的大风堂，赵简杀害了盟友上官刃。而在世人看来，正好是上官刃杀害了赵简。阴险狠毒的唐家堡堡主唐傲，利用这一机会，设计让赵无忌以报父仇为由，杀害上官刃，并拟等无忌杀死假上官刃之后，向无忌说明真相。让无忌因误杀生父而痛心疾首，并乘赵无忌方寸大乱时一举诛杀之。赵简——假上官刃——在与儿子赵无忌交手之前，揭露了唐傲的连环计，并力劝无忌诛杀唐傲，继承武林大业。

白玉雕龙

第一章 夜袭，还是夜探？

五月初一。

夜，无月的夜。

云急速的飞奔，天空偶而会泄露出稀稀落落的星光。

这样的夜，谁都知道随时会有骤雨降下，这样的夜，有谁还会留在屋外而不在家中与亲友小饮小聚？

有的，在这样的夜里，有一个人，不但是不在屋子里，而且还是伏在屋檐上。

这个人，一身黑色的紧身衣，头上包着黑布，鼻子以下也绑着黑布，只露出鼻孔和一双像猫一样灵活的眼睛。

这双眼睛正在窥视，窥视着一个人，一个在房里出神的人。

这个出神的人，双眼虽然是看着窗外，而且方向正是那黑衣人伏着的方向，但却什么也没有觉察到。

因为他在沉思，因为他整个人都沉浸在震撼之中。

令他震撼不已的事，就发生在今天晚上，三个时辰以前，那突如其来的变化，是他做梦也梦不到的事。

他千辛万苦所追求的事，在这变化中，忽然化为乌有，而且还反其道而行要他将追求的事全面反转。

一切真的来得太突然了，难怪他从黄昏一直呆坐到现在，连什么人来替他点上油灯也不知道。

他现在身在房间，是唐家堡的房间，他千辛万苦的来唐家堡，是要杀他的杀父仇人，然而，三个时辰前的变化却出乎意料之外，他发现一个秘密，他不但不能杀他的杀父仇人，反而必须要保护他。

这太令他震撼了！

从知道这秘密之后，回到这房里时，他就一直这样呆坐着，油灯是谁点燃的他一点也不知道，他只是这样的坐着，对着花园，整个人都陷在痛苦的深渊之中。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他思索着，他开始对整个事件逐一回想分析……

江湖上几乎没有不知道“大风堂”的人。

“大风堂”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帮派，他们的组织庞大而严密，势力遍布各地，“大风堂”所订的宗旨却非常简单，简单得只有四个字：

“扶弱锄强”。

所以“大风堂”不仅令人畏惧，也同样受人尊敬。

负责执行“大风堂”命令的有三个人：赵简、司空晓风和上官刃。

而他，赵无忌，正是赵简独一无二的儿子。

事情发生的那一天，正是他大喜的日子，他要讨媳妇了，这真是赵家天大的喜事。

赵府的上上下下，都是充满了笑容的贺客，赵无忌的脸上，更是充满了笑容，因为他即将娶过门的，是以美丽贤淑闻名的卫凤娘。

然而赵无忌的笑容并没有维持到拜堂的时候。

在大厅竟看不到他父亲，无忌的脸上依旧挂着笑容，到书斋里了没有看到父亲，他还在笑，因为他实在太高兴了。

当他扳开书斋左壁书架旁的扳手，进入密室，看到他父亲的身躯时，他脸上的笑容才开始消失。

因为那身躯，是没有头颅的。

知道这密室的，只有四个人，赵无忌之外，就是赵简、上官刃和司空晓凤，因为那天下午，只有上官刃始终跟赵简在一起。

而且，自从那天起，上官刃就一直失去了踪影。

调查的结果，果然是上官刃杀害了赵简，而且还利用割下来的人头，做为投靠蜀中唐门的手段。蜀中唐门正是大风堂的对头。

于是，赵无忌不顾一切的离开了赵府，再往四川唐家堡，他必须报杀父之仇。

他抛开未拜堂的妻子，抛开纯真的妹妹赵千千，不顾一切反对，心中只有报仇二个字。

但是，他终于还是明白了一件事：打不过敌人，你就报不了仇。

所以他用尽了一切办法去学剑，不眠不休的学，连去找他的卫凤娘，看到他都不认得他，因为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已经变成了瘦削、满脸胡须的忧郁男子。

他学成了剑术，装成是一个到处飘泊的杀手，混进了唐家堡。

混入唐家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先杀了唐玉，又在唐缺身边使尽了计谋，几经艰难，才被唐缺确认他的身份：绩溪人士，名叫李玉堂。

令他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的事，就是绩溪人李玉堂明明是假冒的，怎么唐家堡的人调查却确有其人呢？

像这样的问题他都没有仔细推敲，因为就算这是唐家堡故意骗他，或是早已识破他的身份，他都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终于见到了上官刃。

而且还找到杀上官刃的机会。

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当他一剑刺向上官刃的时候，上官刃的女儿官怜怜却为父牺牲，用脖子来当下这一剑。

这时，无忌记起了一件事，一件他老早就应该记起的事，司空晓凤曾经交给他一只白玉老虎，要他在杀上官刃之前，必须参透白玉老虎的秘密。

他忘了这件事，他被仇恨二字蒙蔽了。

假如上官怜怜不挡这一剑，他一定已经杀死了上官刃，报了父仇，但假如他真的这样做了，他对得起他死去的父亲吗？

原来白玉老虎的秘密就是：赵简本来就患有不治之疾，再治，也活不过半年，因此，他们三个人：赵简、上官刃、司空晓凤，便决定了一个计划，一个消灭敌人的计划。

大风堂最大的敌人是唐门，要消灭唐门的方法，不是强攻，而是智取，有什么比派个人进去卧底，而唐门又把这个卧底的人看得很重，更有效的刺探了唐门的秘密？

要找这样的人，一定要找一个叛徒，一个在大风堂很重要的人，他背叛了大风堂，去投靠唐家堡，唐家堡一定会重用这个人，因为这个人知道大风堂的秘密。

假如这个人能带着赵简的人头去投靠，唐家堡的人一定更不会有怀疑之

心。

赵简既然快要死了，何不死得壮烈？

于是一切计划就订在无忌成亲的大喜吉日那天开始，这个计划，就叫做白玉老虎。

这个计划，他们瞒着赵无忌来进行，这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因为当无忌知道父亲被上官刃杀害，一定会冲动，一定会找上官刃报仇。

只要赵无忌有所行动，任何消息都会传到唐家堡，唐家的人，一定会信任上官刃。

苦是苦了赵无忌，但这却对大风堂有莫大的好处。

当然，有一件事是上官刃他们当初料想不到的，他们认为唐家堡的守卫森严，就算赵无忌想寻仇，也绝对进不了唐家堡。

他们想不到赵无忌却不但混进唐家堡，反而做了上官刃的总管。

如此一来，整个白玉老虎的计划就更具危险性，因为上官刃进了唐家堡以后，虽然很得唐家的人信任，但是，唐家的整个情势，上官刃还没摸清，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唐家堡的灵魂人物——唐傲，上官刃还没见过。

并不是唐傲不想见他，而是上官刃还没有带着赵简的人头进来时，唐傲已经离开唐家堡，据说是到各地去布署打击大风堂的计谋。

而现在，赵无忌混了进来，屋然唐家的人对无忌身份进行过多次调查，都被上官刃从中瞒过唐家堡的人，但是，到底唐家的人对赵无忌的身分，是知道而假装不知道，还是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唐缺会安排无忌当上官刃的总管呢？这其中有无阴谋险诈？

假如唐家的人是故意安排，那他们一定会派人暗中监视，如果无忌向上官刃寻仇，那就证实这个冒名为李玉堂的人，一定是大风堂的赵无忌了。

而无忌果然在第二天便向上官刃寻仇，但这当中，上官刃却发觉并没有人监视他们，这表示无忌向上官刃寻仇的事，唐家并不知道。

假如唐家的人已经确定了无忌的身份，故意利用他试探上官刃呢？

现在，无忌应该怎么做才对？才能避免发生任何差错？如果上官刃有危机的时候，他是该保护他，还是置之不理？

他到底还要不要杀上官刃？不管怎样，上官刃毕竟是杀他父亲的人，以他们三人这么亲近的关系，就算他父亲提了白玉老虎的计划，上官刃也不应该狠得下心下手的。

是大风堂重要，还是手足相聚重要？尽管相聚的时日很短。

但换个角度想，上官刃宁可背负杀友判帮的罪名，他做的又是什么？

他应该佩服上官刃，还是该怪他？

他不知道，他长叹一口气，从椅子上站起，抬头望向夜空。

当无忌抬头的时候，那伏在屋檐上的黑衣人，应该缩身躲开无忌的视线才对，但他并没有这么做，是他有恃无恐？是他认为夜色太黑，无忌看不到他？还是他故意要让无忌看到？

无忌没有看到他，因为他虽然抬起头，双目却是茫然的。

而那黑衣人却在此时弹身而起，往无忌右方的花园飘下去，这动作非常令人诧异，因为他什么时候不挑，偏偏选无忌抬头的时候才落下花园。

那花园的右边是通向上官刃的卧室的，那黑衣人不但选这时现身，还好像故意似的用什么碰断一根树枝。

赵无忌如果还不警觉，他就不是赵无忌，而是一个不知死了多少次的死人了。

他立刻有了反应，取剑、灭灯、侧脸向外窥视。

黑衣人偷袭的目标，显然是上官刃，而不是赵无忌，他落地之后，人又弹起，纵往上官刃卧室的右边窗口。

无忌如脱兔般飞扑向黑衣人，他们的距离本来并不近，但那黑衣人的动作却比无忌慢，所以黑衣人一跳上窗前走廊时，无忌的剑已刺向他的后背。

奇怪的事发生了。

黑衣人回剑一挡，却借着无忌剑上前刺的力量，人向左侧外方飞身，脚一点栏干，人已跃上了屋檐，待无忌站定，黑衣人已不知去向。

而在双剑接触，发出声响的时候，房内传出了上官刃的怒叱声：“什么人？”

跟着，他也从左边的窗户跃出，这使得无忌心中暗中佩服，因为看上官刃和衣散发的样子，显然已经睡着了。

经历过三个时辰前的一场事件，又照顾女儿的伤势，上官刃一定很累很累，而在这么疲劳的状态，他的反应，他从左边窗户跃出的判断力，现在都显示出他的经验果然不同凡响。

上官刃一出来，只看到无忌一人，便道：“是谁？”

无忌摇头道：“不知道，一个蒙面的黑衣人，轻功好厉害。”

上官刃道：“进去再说。”

灯已点上，上官刃披上外袍，坐在无忌对面。

无忌显出思索的样子，道：“那个人轻功很好。”

上官刃没有答腔。

无忌又道：“他不应该发出声响。”

上官刃道：“什么声响？”

无忌道：“他落地时，不应该会碰到树枝，他好像是故意的，故意引起我的注意。”

上官刃道：“为什么？他不是要袭击我吗？”

无忌道：“不对，他的动作虽然是要穿窗而入的样子，但当我刺向他时，他回剑一挡，便借我的剑力而走，显然他的目的不在袭击你，倒好像是在试探我的反应。”

上官刃道：“谁会这样做？难道唐家堡有人怀疑你我？”

无忌道：“我是这样想。”

上官刃道：“何以见得？”

无忌道：“我记得唐缺跟我说过，他说到唐家堡并不难，要到‘花园’里去，却非常非常难。”

上官刃道：“花园就是这儿。”

无忌道：“不错，能到这里来的人，你是上宾，我是经过调查之后，获得唐缺的祖母，也就是老祖宗的允许，才当上了你的总管，才进得来，那表示，刚刚来的人，一定是唐家的人。”

上官刃道：“照理说，唐家对你我不应再有犹豫，因为有关你的身世，连派去绩溪调查你的人都已经被我收买了，他们对你的身世，根本是不应有怀疑。”

无忌道：“可是刚刚来夜袭的人，很显然只是来试探的，他试探什么呢？”

假如他们怀疑我是赵无忌，那他们一定知道我来此的目的，是要杀你。”

上官刃道：“假如刚才那人是唐家派来试探的话，他大概想知道，他要袭击我，你会不会出手相救，如果你理都不理，表示你就是无忌，如果你来相救，表示你并不想我死，那么……”

无忌道：“这表示我是真的李玉堂，不是赵无忌。”

上官刃笑了，他的笑容后面，却藏着一点隐忧，这可是赵无忌看不出来的。

上官刃还担心什么呢？

第二章 唐缺和老祖母的对话

唐缺：“报告老祖宗，发现了两件事。”

老祖宗：“哪两件？”

唐缺：“第一，住进花园以后，李玉堂忽然变得心事重重的样子。”

老祖宗：“还有呢？”

唐缺：“他果然出手去救上官刃。”

老祖宗：“哦？”

唐缺：“现在他的身份应该不会有疑问了吧？”

老祖宗：“你这么肯定？”

唐缺：“是呀，他既然不想让上官刃死，这表示他不会赵无忌。”

老祖宗：“不想上官刃死，就推论出他不是赵无忌？”

唐缺：“难道还有别的推理？”

老祖宗：“当然有。”

唐缺：“我不懂。”

老祖宗：“也许他不希望上官刃死在别人的手上。”

唐缺：“还有吗？”

老祖宗道：“也许他不想上官刃死得这么痛快。”

唐缺：“老祖宗高见。”

老祖宗：“别拍我马屁，我看你是不太相信我。”

唐缺：“我……老祖宗，我们不是已经派人去绩溪查过，证实李玉堂确实是他吗？”

老祖宗：“这是谁说的？”

唐缺：“我们派去的袁三证实的。”

老祖宗：“你知道大风堂里有多少我们收买过来的人？”

唐缺：“四十七个。”

老祖宗：“我们能收买大风堂的人，大风堂的人难道不会收买我们的人？”

唐缺：“你是说袁三被他们收买？”

老祖宗：“我没有说。”

唐缺：“那……”

老祖宗：“我只是说未尝没有这个可能。”

唐缺：“可是派袁三去没有外人知道呀。”老祖宗：“有。”

唐缺：“谁？”

老祖宗：“上官刃。”

唐缺：“他？他怎么会呢？他怎么会替赵无忌隐瞒身份？”

老祖宗：“我们的想法都单一了，万一他不是赵无忌呢？”

唐缺：“老祖宗，您把我弄糊涂了。”

老祖宗：“照我们接获的情报，赵无忌确实要杀上官刃报父仇，对不对？”

唐缺：“是呀。”

老祖宗：“上官刃来投靠我们，为什么？”

唐缺：“因为他认为大风堂撑不下去，早晚会被我们击溃，所以杀了赵简表示诚心投靠我们。”

老祖宗：“但愿真的如此。”

唐缺：“难道还有假不成？”

老祖宗：“任何事都小心一点比较妥当。”

唐缺：“那你刚刚说的……”

老祖宗：“我就怕上官刃别有企图，那李玉堂是来和他联合卧底的。”

唐缺：“这怎么可能？李玉堂是我们派他去做上官刃的总管的。”

老祖宗：“这就是我说的，我们的想法太钻到一个地方去了，我们只猜想他是赵无忌，故意派他去伺候上官刃来试探他，而如果他不是赵无忌，而刚好是要来卧底的，那我们岂不错了？”

唐缺：“我不相信上官刃是来卧底的。”

老祖宗：“我也不相信，但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却使我起了怀疑之心。”

唐缺：“什么事？”

老祖宗：“袁三失踪了，他的信是利用鸽子传了回来，但他的人却一直没有回来。”

唐缺：“哦？”

老祖宗：“所以我对上官刃和李玉堂又开始怀疑了。”

唐缺：“对，假如袁三被杀了，最大的嫌疑人是上官刃。”

老祖宗：“不错，不过，袁三是好赌之人，也许在路上赌昏了头也说不定。”

唐缺：“那……”

老祖宗：“所以我决定再等一天，明天，一定有他的消息，不管是他本人回来，或者是他被杀的消息传回来。”

唐缺：“老祖宗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老祖宗：“昨天就派了。”

唐缺：“那我们该怎么对付李玉堂？”

老祖宗：“什么也不做，等。”

唐缺：“等？等什么？”

老祖宗：“等一个人。”

唐缺：“一个人？谁？”

老祖宗：“唐傲。”

唐缺：“为什么要等大哥？”

老祖宗：“因为他的判断从来没有出过错。”

唐缺：“我也没错过呀，你为什么偏要等他？难道也有我做不来的事吗？”

老祖宗：“去睡吧……”

第三章 卫风娘的日记

人生的际遇，实在很奇妙的，卫风娘，一个美丽善良的女子，对世事无所求，只希望嫁个有情郎，过平淡的生活便已心满意足，却偏偏遭到那么悲惨的事：尚未正式拜堂，无忌的父亲便已被杀。

无忌虽然看也不着她一眼，甚至连话也未留下一句，便离开了家去寻仇，但卫风娘却知道，无忌是爱她的，只有爱得真切的人，才会做出这种行为，她知道无忌不看她不对她说话的原因，无忌一定怕万一她会说什么挽留的话，他一定会留下来。

其实无忌错了，不管无忌要做什么，她都一定会支持他的，不过，她一点也没有怪无忌，她甚至连怨怪命运不公的意思也没有，因为她知道幸福是要自己去追求才能得到，怨怪什么也没有用，幸福是不会靠怨怪而获取的。

所以她就和无忌的妹妹千千去找无忌。

而幸福虽然是要去追求，但并不表示追求了就一定会得到幸福，卫风娘就是如此，她想不到她的命运会有这么多的折磨。

循着线索，她和赵千千找到了九华山，在九华山中，她和赵千千失散了，却遇到了萧东楼。

萧东楼可以说是一个支离人，因为他的身体必须要靠一个支架，才能撑起来，虽然如此，他的气势却令人不敢轻视他。

卫风娘遇到他的时候，无忌早就跟他学剑，但他却不把这个消息告诉凤娘，还跟凤娘说，只要她留下来，早晚会见到无忌。

也就是由于萧东楼所表现出来那种只有皇族才有的气势吧，凤娘居然深深相信他的话，留在九华山。

凤娘就是这么一个人，她安心心的留在九华山，什么也不问。

有时候，她会怀念起家乡的小菜，只要她开口说出这份思念，晚餐她就可以吃到她爱吃的小菜，她知道萧东楼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因为他住的山洞，她相信绝不比皇宫差，他喝的酒都是陈年好酒，他的仆人，都是武功高强的，尤其是那个夺命更夫柳三更，眼睛瞎了，却比常人厉害上好几百倍。

她的心中，对这个山洞的人与事，都有很多疑问，但她都不问，她把问题藏在心里，写在日记里。

写日记，是她日日不间断的事。

五月初一。

跟萧东楼离开九华山已经好些日子。

这些日子里，我心里还一直忐忑不安的是，那天萧东楼带我进入山洞最深处看的那个人，披头散发，瘦到看不到肉的人，那么沉迷于剑术的那个人，他，就是我日夜思念的无忌。

这么多年来，我心中偶尔会浮现这个念头，但是今天，住进了这家客栈，我为什么忽然会后悔？后悔那天没有叫一声：无忌！看看他的反应。

唉！无忌，假如那个人是你，我真的是错过了和你团圆的时机了。

唯一让我安慰的是，萧东楼对我说，只要无忌学成了剑，就会和我相会。那么，就算那个人真的是无忌，又有什么关系？我的出现，只会徒然扰乱他学剑的心而已。

唉！最近记的事，为什么都总是对无忌的思念？

为什么我对他的思念，愈来愈深呢？

我知道萧东楼对我很好，不过，他应该知道我的心是属于无忌的。

我这些日子都跟在萧东楼身边，万一无忌看见，他会怎么想？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很坦然。

还是写点今天发生的事吧！

今天来的这个地方真好玩，是坐一种叫“滑竿”来的，“滑竿”就是两根粗毛竹，中间放两张竹椅，人坐在上面，抬滑竿的人却好像走平地一样，真不简单。

我知道滑竿是四川境里的交通工具，这表示我们入蜀了，入蜀干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四川里有唐门，上官大叔就在里面，我也知道，假如无忌学成了剑，也一定会来唐门复仇。

萧东楼是来唐门的吗？看他那副与世无争以及过着帝王般生活的样子，他不应该是来唐门才对。

不过，住进客栈以后，我却听到柳三更和一个好胖的人的谈话：

柳三更：“我们又来了。”

大胖子：“这次带来的是什么？”

柳三更：“一个人。”

大胖子：“人？我们不要。”

柳三更：“这个人不会给你，只不过让她亮亮相而已。”

大胖子：“啊？”

柳三更：“你们不是在查一个人的身份吗？我们带来的人，只要他一站出来，就知道你们追查的人的身份了。”大胖子：“这个人是谁？”

柳三更：“他姓卫。”

大胖子：“很好，我们的东西，今晚就送来。”

柳三更：“不必，地藏菩萨说，等事后再拿。”

大胖子：“很好，很好，哈哈……”

柳三更说的那个人姓卫，难道是我？不会吧，我能证明谁的身份？

卫凤娘当然不知道，那个大胖子就是唐缺，萧东楼来，是要拿解药的，自从他受了暗算之后，他每年都要来，他来拿唐门的解药，倒不是他自己服用，而是拿去给“僵尸”。

“僵尸”是一个人，是一个中了毒药暗算的人，由于他内功深厚，把毒性都逼聚在一起，但每年必须要服用一次唐门独有的药。

“僵尸”有一个独特的本领，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连点人体每一处大小穴道，萧东楼刚好每年需要一次用内力遍点穴道来舒通血脉，所以他每年必来唐门取药，再去和“僵尸”约定好的地方交换。

每一次来唐门，萧东楼都带奇珍异宝来换药，这一次，他听说唐门正在追查里面一个人是不是赵无忌，所以他就带着卫凤娘来。

有什么比卫凤娘一看到赵无忌就显露的表情更能证明这个人是不是赵无忌的？

这一点，卫凤娘当然不知道。

她只是继续记她的日记而已……

今天晚上的晚饭吃得很沉默，不知为了什么，萧东楼显出一副抑郁的样

子。

咽下最后一口饭，放下筷子，萧东楼用他那抑郁的眼神看着我。

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无忌已经把剑法学会了。”

我一听到无忌两个字，心跳就开始加快，整个人就像沸腾起来一样，我好想问他怎么知道的，无忌现在在哪里，但我知道我如果问，他反而会不回答，他就是那样一个充满了醋劲的人，却又喜欢表现风度，所以我压抑住自己，不问任何问题，只是看着他。

我想大概是我的眼神泄漏出我心中的期待，我看到他显出不高兴的样子，但那种不高兴的表情，只一闪就隐藏了起来。

然后，他就反问我：“你怎么不问我，我是怎么知道的？”

对于他这个问题，我思索了一会，才这样对他说道：“我问不问，你都会讲的。”

萧东楼开心的笑了笑，道：“你能了解我，真好。”

我不敢说什么话，只是看着他。

他马上接口道：“因为他早已经离开了九华山。”

我的嘴只张开了一半，他就知道我要问为什么，他道：“不错，你在山洞里看到的那个人就是他，他来九华山找我，跟我学剑，他知道，他只有学成了超群的绝技，才能报得了父仇，所以他几乎是不眠不休不吃不喝的练，你没有叫他一声是对的，不然，他的人会崩溃，也许走火入魔变成残废也不一定。”

我着实吓了一跳，好在那天我强忍住没叫无忌，不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我现在才发现，萧东楼是多么厉害的一个人。

他喜欢我，却又故意表示不会用强迫的方式来令我喜欢他，他知道我心中只有一个无忌，却用这种方法来害无忌，我恨他。

他仿佛又猜透了我心中想些什么，所以他又说道：“要喜欢一个人，要得到一个人，有时候是要用一点手段的，何况，无忌对剑术那么痴迷，在我的眼里，他跟个废人有什么两样？”

话是说得不错，但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我心爱的人，我是怎么样也不会谅解的，不过，我没有说出我心中想的，我只是沉默的看着他。

他接着对我说道：“我想不到无忌的天份有这么高，在我们离开九华山不久，他就跟着离开，比我预期的日子，起码早了二个月。”

听到这里，我不得不把我心里的疑问问出来，我问他：“你是故意带我离开九华山？怕他学成以后我们会相见？”

他笑了一下，道：“那你倒把我看低了，我会是这种人吗？何况当初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并不强迫你跟我同行。”

我又问他：“那你有什么原因一定要离开九华山？”

他又苦笑了一下，道：“你知道我全身筋脉，每年都要有人替我打通一次吗？不然我就会因气血不通而致死。”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道：“整个武林里，有这个本领在最短时间替我打通筋脉的，只有外号叫僵尸的人，而他很巧，每年也需要服一剂解药除身上的毒，解药只有唐家堡有。”

我忍不住问道：“那也用不着那么早离开九华山呀，我们不是绕了个大圈子才来这里吗？”

他道：“你以为我想绕圈子吗？你以为我人来了，唐家堡的人就会无条件的把解药给我吗？我绕了那么大的圈子，是为了找一个名贵的东西来换药。”

我问他找到了没有。

他说他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合适的，最后因为听到唐家堡来了一位陌生人，唐家的人正在设法查明这个陌生人的身份，因为他们怀疑这个人就是无忌。

他对我说：“你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立刻证明这个人是不是无忌？”

我说：“把上官大叔叫出来认不就可以了吗？”

他说这这也是一个方法，不过，万一上官刃为了什么原因不肯指认呢？

这我不懂，他有什么原因不指认呢？难道他还会念故旧之情？我没有问这个问题，我只问：“那还有什么方法？”

他说：“你。”

他指的是我，我吓了一跳，继而一想，对，就算无忌看到我，可以装成是一个陌生人，但我看到他，一定会显出震撼之情。

一想到这，我就觉得萧东楼好卑鄙啊，居然想出这样的方法来，但我马上又想到，假如他是个卑鄙小人，他大可不对我说，直接把我带去就好了，他为什么要对我说出来呢？

我禁不住问他：“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萧东楼又是苦笑了一下，他似乎很喜欢苦笑，道：“我怕你会恨我。”

他盯住我看了很久，又道：“起先想到这个方法来换药，我只想到自己的生命，但愈近唐家堡，我愈感到不安。”

我问他为什么。

他道：“所以我要事先跟你说，让你心里有个准备，当然我也不敢肯定说那个人就是赵无忌，如果不是最好，如果是他，我希望你能压抑住你的感情。”

我能压抑得住吗？那么久没有见面，我的心早就在澎湃汹涌，我如何能压抑得住？

他似乎看出我的感觉，他说：“你也可以不去。”

我说：“我不去，你不就拿不到药吗？”

他倒是很老实，说道：“我当然最希望你能去，还希望你能控制你的感情，演一下戏给他们看。”

我问他，这不等于欺骗唐家的人？

他道：“事情很难两全，有时候不用点心机是不成的，不过，我为了求得心安，为了不使你事后恨我，我必须再重说一遍，你可以不去。”

我坚决的说：“我去。”

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会说得这么坚决，是不是他对我太好了，我要求个图报？还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难道这就是命运吗？我的命运要把我推去指认那个人是不是无忌，而那个人的命运，就取决于我这样的命运安排了。

啊！命运！你何其不公！你为什么对我做这样的安排呢？

天快亮了，我现在才想起，我忘了问萧东楼什么时候去面对那个人。

假如那个人真的是无忌，我怎么办？我自己也不知道，还是听天由命吧！